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歷代制度詳說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曹秀榆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制度詳說卷九

宋 呂祖謙 撰

田制

制度

井田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

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

强也　任田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代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

甽而播種於甽中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畒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畒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

得穀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名田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筦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未改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鹽鐵皆歸於

民去奴僕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民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

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寑不行　公田

孝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鄉者假公田貸種食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王田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

田與九族鄉里犯令法至死制度不定吏緣以為奸天下敎敎然陷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買賣勿拘以法　均田後魏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傭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帝深

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畒婦人二十畒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分田數以定田畒　隋開皇中發使四出均天下田　口分永業田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詔令男子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師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之内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為遷戶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

官第一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　唐授田之制男年十八以上者田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户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皆口分永業之田樹榆棗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

鄉少者為狹鄉受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不給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許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

詳說

天下之事不知而不行者其害淺知之而不得行者其害深夫天下大利或藏於隱微之中智者不能謀勇者

不能斷出於天下思慮之所不及此雖有堯舜之君禹稷之臣猶必有所待於其後何者不知而不可强行也舉天下之事智者能謀之勇者能斷之而儒者又世守之非必堯舜禹稷之君臣而能行之然而有不得焉者是可嘆也永惟歷代之田制上古有井田漢有限田名田教代田建武之際有度田晉有占田後魏有露田齊有給受田而唐有口分世業之田其法制或詳或略其行之或遠或近其利或厚或薄然大要以為田之制在

上而惟其不知而不行之苟其知矣則未有不可行者也今世學者坐而言田制然天下無在官之田而賣易之柄歸之於民則是舉今之世知均田之利而不得為

均田 按此下原缺

歷代制度詳說卷九

原書標題首行書名訛誤

歷代制度詳說卷十

宋 呂祖謙 撰

屯田

制度

北邊屯田漢文帝時鼂錯言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敵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壍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者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民之

欲往者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上從其言募民實塞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先為築室家有二堂二内門戶之閉置器物焉為置醫巫以救疾病所以使民樂其處也晁錯傳

西域屯田漢武帝征和二年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捷枝渠犂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遣卒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

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渠犂傳漢昭帝元鳳四年樓蘭尉屠耆請天子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通鑑漢書漢宣帝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兵擊車師車師降有詔還田渠犂車師後車師遣騎來擊田者漢公卿議以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吉乃得歸化三校尉屯田其後置戊己校尉屯

田居車師故地(西漢) 永平十六年明帝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今在伊州伊吾縣也) 置宜和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章帝建初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後漢) 和帝永元二年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後漢) 隴右屯田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通典漢書) 漢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畔逆他種刼掠背叛趙充國至金城計欲以威信招降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奏曰臣所將吏士調度甚廣計度臨羌東

至浩亹羌中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車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上報

曰即如將軍之計羌當何時伏誅充國乃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宜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上復報曰將軍熟計充國奏曰臣今留步士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壍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魏相言臣任其計必可用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明年五月羌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遺脫不

過四千人請罷屯田遂振旅而還（通鑑）後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曹鳳請廣設屯田隔塞羌人交關之路及省委輸之役上乃擢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通鑑）南邊屯田漢元帝初元三年詔曰珠厓背叛議者之言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其罷珠厓郡（通典）荆襄屯田後漢光武建武四年劉隆討

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漢書）晉武泰始五年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荆州鎮襄陽减戍邏（郎佐反 游兵也）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通鑑）關陜屯田光武建武六年王霸屯田新安（後漢）蜀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屯五丈原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通鑑）

唐德宗建中初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

渠嚴郢習朔邊利病即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臣猶恐終歲穫不酬費況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工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谷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闢田炎不許嚴郢傳

唐憲宗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

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絶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耕百頃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

持其議而止（唐食貨志）

河南屯田後漢獻帝建安元年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羽林監棗祗及韓浩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今潁州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穀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令曰孤定許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

定施行後棗祗白以為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來説孤猶以為當如故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以疑令君祗猶自信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魏志　通鑑）淮南屯田漢獻帝建安十四年秋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通鑑）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伐吳時

欲廣田蓄穀爲滅賊資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澆溉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諭其指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以三隅既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鉅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豊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

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通典晉志 宋文帝元嘉

二十三年魏人寇兖青冀三州殺掠甚衆帝以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安邊論曰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平則不足為也（通鑑）

江南屯田吳孫權黃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軍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吳志通鑑）

河北屯田晉武帝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常然事

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晉志

營田隋開皇三年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隋志

唐開元年復營州以姜師度為營田度支使使開屯田八十餘所

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皆決於尚書省苑内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

菑鹵上地五十畒瘠地二十畒稻田八十畒則給牛一諸屯以地之良薄歲之豐凶為三等其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畒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食貨志　唐文宗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黨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食貨志　國朝諸路惟襄

定唐三州有營田務知州並兼制置營田使或營田事通判亦同領其事而河北轉運使兼西路招置營田使河東轉運使兼東路招置營田使會要 端拱二年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欲大興營田宋興當雍熙之間敵人累為邊害天子念守兵歲廣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水疏雞距修鮑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乃遣議臣東出宿亳壽春西出許頳轉陳蔡之間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三十二萬頃欲修耕屯之業度其功

用天子尤意嚮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　曾南豐集

詳說

入敵境為國守取敵地為國圉者古人之所以置屯也斥地與敵守內虛外以常為變以易為難今世之不得守兵也善為國者豈固幸天下之多事必入敵境取敵地而守之因間出奇而後可以為功哉天下有道守在四裔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此善守之喻也當漢唐之盛拓大蠻貊無田之地砂磧蒼莽之中置將屯兵以守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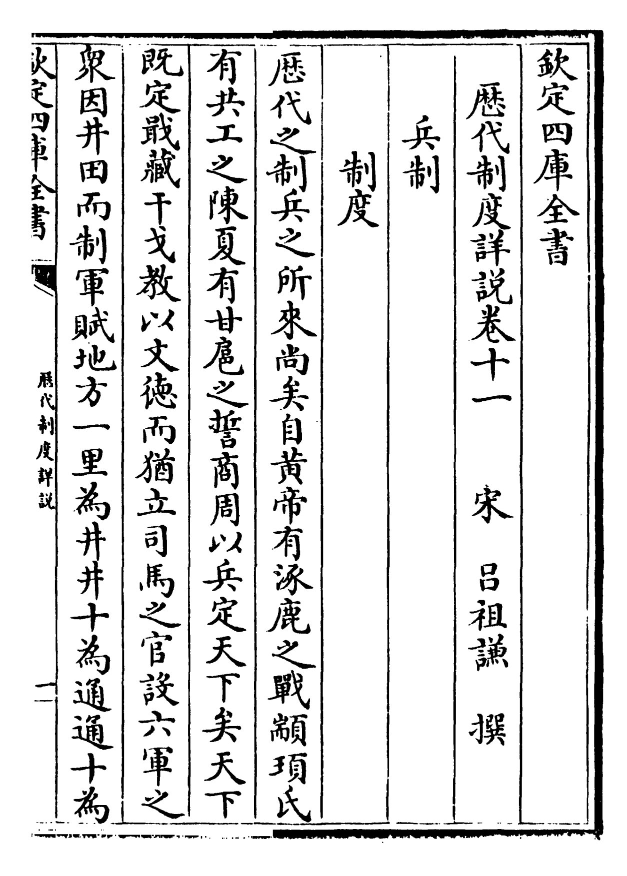
間而耐事忍辱志於功名者或歷數十年之遠勵敕吏士以必死守之若此者宜非仁人之所願矣自孫氏東晉相承為南北之成勢犬牙所入尺寸之地必爭馬故彼得而强此失而弱國家之輕重視其屯戍之善否而其人亦有隨其當世卓然能以功名自見而號為善守者彼此之必爭勢之所不能已則惟仁人志士豈容有捨之而不論者乎方天下之無事守於邊境不足守之地因間出奇以為功者非也有事而欲處之以無事無

事而卒不免憂其有事守內虛外以易為難是尤非也
今淮之內守者為建康襄之內守者為丹陽漢之內守
者為鄂渚而浙之為內守者行都是也天下固不當有
防內地置重兵而謂之守者也敵人窺視兵革四起疆
埸之間朝秦暮楚曰守可也委長淮之扞蔽弱襄漢之
鎮撫或自庭而堂自堂而室守之可乎敵之通好久矣
聘使往來玉帛交贄而吾重兵於江漢之上流教戰轝
柝夜不解甲而寐惴惴然常若敵人之在傍自以為無

難於此矣將有驕心士有德色數日以待賞少不滿其意則怨且怒自以為功名之盛無以逾於此矣州郡以土兵自守在廂者給廝役在禁者迭征戍每一當行去妻子離父母握手流涕而不忍訣縱掠奪肆侵侮出驕嫚不遜之詞以恐動州縣而居人列肆晝閉以待過軍自以為征役調發無大於此矣夫警備於平居無事之時屯守於闉與至安之地未嘗有一日之戰而上下交以為至難此所謂斥地與敵守内虛外以常為變以易

為難者耶雖孫氏東晉南北之常勢固不暇講況敢望其如漢唐之守邊屯兵乎況敢望如藝祖之世郭進李漢超之勲伐乎且夫事不急則力不倍勢不難則功不立天下惟無事也是以豢養驕惰至此將欲振勵警策作天下之氣用六軍之死命則屯守之規摹固將有所改易不如今日而遂已也

歴代制度詳說卷十



歷代制度詳說卷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兵制

制度

歷代之制兵之所來尚矣自黄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氏有共工之陳夏有甘扈之誓商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

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賦税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牛三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兵車一乘牛十二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衢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

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齊桓任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霸行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内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緩急足以相助其教已成尊天子以安百姓荀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漢高祖既定天下踵秦而

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而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之事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隋志十二衛曰翊曰驍騎曰武曰屯曰禦曰侯分為左右皆有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制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别置折衝果毅　唐府兵之制起自西

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為左領大都督燉煌公為右領大都督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析關中為十二道皆置府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軍武騎

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

兵及白丁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稱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尚書左丞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校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馳馬鍋幕糗糧並廢矣初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征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絶禍亂之萌也府兵

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土地又有人民又有其甲兵有其財賦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强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　方鎮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戍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名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本道曰大都督高

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三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為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天下

之兵無復勤王者向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自
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　宋朝神宗將北伐取三
晉之民十萬為精鋭其後又詔陝右籍民兵比年以來
復行什伍之令五家為保二十五家為甲有正有長以
率其民　訓練大司馬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
列陳如戰之陳云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遂圍禁
火弊獻禽以祭社云云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
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云云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車獘獻禽以享社云云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云云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獘獻禽以祀祊云云仲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云云徒乃獘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　齊桓既沒晉文接之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為盟主然其禮已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

敝無仗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其後滅弱呑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
漢文帝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壩上棘門細柳 後漢立秋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賫

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一月庚子講武於同官玄宗開元初講武新豐詔薛訥為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惟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唐紹以典儀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坐紹纛下左右猶兾少貸金吾將軍李邈遽傳詔斬之時深咎邈帝亦悔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

郭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説叩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有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　宿衛周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内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

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前漢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門戸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勲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衛尉秦官掌宫門衛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郎掌守門戸出充車騎有議郎侍郎郎

中皆無員員多至千人　後漢光禄勲掌宿衛宫殿門戸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戸考其徳行而進退之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戸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將中郎郎中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唐左右監門衛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

侍衛及宫殿之儀仗親衛一府勳衛二府翊衛二府凡五府每府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凡府中郎將掌領校尉旅師親衛之屬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畨上者以名籍上於大將軍而配以職武德貞觀世重資廕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勳衛及率府親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勳衛勳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散官五品以

上子補諸衛及率府翊衛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每
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内府及城門給廩食執扇三衛
三伯人其後入官路難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柱國
子有白首不得進者流外雖鄙不數年給廩禄故三衛
益賤人罕趨之左右衛凡五府三衛及折衝府驍衛番
上者受其名簿而配以職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
衛凡十六衛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

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守戎器折衝都尉掌領屬備宿衛師役則總戎具資糧點習以三百人為團一校尉領之　國朝宿衛之法其任遥領於宗室散官其實則常處以武夫兵吏

詳說

古制兵之善無如邱甸後世則無如府衛然此二者異用不可以不知自黄帝堯舜以來所以治天下出於一本故萬民無以生養則授之田而使耕築之室而使居

及其可以養生而無以自衛則教之為兵蓋本以備人之侵暴當是時盡天下之民皆可以為兵乃是其理當然而後世乃謂三代寓兵於農是未嘗知立國意者也至於聖人不作而力征爭奪之事起驅其民以為戰者皆是為一人之私孟子所謂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及善戰者服上刑言後世之兵非為民之舉盡徇人君之私欲雖桓文之師亦不過如此延及秦漢魏晉南北十二國割據天下無日不用兵既取其財又奪其

耕又殺其身生民之禍最酷雖云兵農已分然其所謂調發皆具於民蓋民無不可以為兵者故府衛之制取其人以為兵皆蠲其征徭而使之有定籍於官宿衛征行既有常數則天下之民稍得休息然則所謂府兵者蓋始與民為二矣而論者方以為與井田一法豈不過哉其後府兵之法壊而安史亂作天下復被為兵之苦與秦閭左事無異杜甫歌詩可見本末矣欲一遵聖人治國之制則莫如復邱乘之兵既皆是自衛則無不為

兵之理借不及此而所以立兵者或未免為一人之私則莫如復唐府兵彼得盡除賦役徭使而吾常得其人為兵是以利害相博亦足以償矣宋朝制兵之失起於唐室方鎮之兵盛自古未嘗有養兵數十年而不用者孫武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古人止論興師之害耳昆陽之役八十萬淝水之役幾百萬皆是臨時取具於民豈有預養兵數十萬人以待用者耶蓋唐末諸鎮各擅財賦養兵以抗人主唐以是亡而五代之變皆因於兵

太祖皇帝懲艾前事所謂出削其權者乃是將權至於兵則未嘗制置太祖方欲以兵定天下故嚴階級之法明撫御之道其時止十五萬則天下之大亦不知有養兵之用太宗皇帝既平太原欲遂取幽州而不克自是無歲不有契丹之患故末年之兵已至三十萬真宗與北方盟罷兵為和而兵蓋已五十萬矣及元昊為難西方益兵遂至八十萬蓋執國政者不考本末但以益兵為功為將帥者不知力戰惟以益兵為請而天下自是

遂以百萬爲籍矣嗚呼徇目前之獘而狃於後世兵農之既分則真以爲兵者所以衛民而民者所以養兵也天下豈有彌歴百數十歲具百萬之師未嘗有戰鬬之事而飽食安坐以嬉者哉蓋歴代兵制之失未有過此者今天下當分裂之餘而養兵無異於全盛之世京口秣陵鄂渚之兵至二十萬行都衛兵至十四五萬諸州廂禁兵及其它量置戍守者又且二十餘萬而蜀之兵亦幾二十萬然則今世蓋嘗養八十萬之兵也自紹興

與敵約和四十餘年不大戰矣自甲申與敵約和十餘年無小鬬矣夫養八十萬之師四五十年而無一日之用也然則若之何歟今天下所以財用虛竭天子焦勞於上而羣臣執事奔走盡力於其下盡用目前茍且之法以罔天下遺利十分之八盡舉以食其兵也天下果可得而治歟論者莫不曰豐財强兵當世之急務夫循今日之養兵則兵益弱而不可强則財益竭而不可豐癰疽之患心腹之憂以制吾國家之命者是兵之為也

是兵之為者踵末世之獘而不師古之過也然則執事者何憚而久不為之慮哉獘必有所併害必有所集適當其時甚深之憂必非空言之所能濟也天下之患方其未形也則人以為難知及其既驗也則人以為尚淺而可忽及其方盛也則又以為力之所不能為至其極甚也則遂熟眠退聽之而已矣此四者使有一智者出而維持經營之猶可以少善其後其最難者遭極甚之時天下耳目之所習熟同知其患而以無如之何而遂

已者也且養兵之患芽蘖於唐之中世及其末年横流四出唐既已亡而遺毒餘禍五代之民更迭受之四十餘年其變故之數而天下有不可一朝居之患當此之時束而羈之如馬之在閑虎之在圈也自以為安寧而無事矣而豈知承平百年之後養兵益多費財益廣豢習而不用者益可為惴惴之憂哉觀今天下天子大臣早夜皇皇於上郡縣小吏慄慄於下盡有前世聚斂之害而莫當割剥之名夫明知其為天下之大患而不敢

措意於其間與苟簡於目前者益滋其患而舉以遺後之人譬如風痺重腿之疾與人命為終始雖磨以歲月療以藥石恐其猶無益也而甚者以為既若此矣而又加酒色焉故漸而為之者極難甚迂而不可以驟見其功不知為患反加甚焉若益薪於火者今世皆是也此其患則有二添募一也言民兵二也且非不知兵之為無用有漢唐百萬之衆而未見應敵一二之功其所以添募而不得已者真以兒戲待目睫者也又况於民兵

乎竭吾力以養是兵而不得辭者彼嘗怖之以寇賊之可畏鋒刃之下性命俄頃之閒非我莫能當也今又脫田畝耰鉏之事而助之乎以漸制之者有三精練習一也廢招補二也復府衛三也夫為天下之浮論者曰兵不可不多為國家之實計者則兵益少而後能益精益精而後能以十萬之師為百萬之用敵之所畏畏其精也非畏其多也舊兵之額數名存實亡者盡勿復補遴以十年州郡之廂禁軍其不存而可弃者大半矣於是

而為之可庶幾也然而此二事者人以為吾之未能耳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非有奇策何足救患又況驕惰之兵議論所及變且隨起練習未精揀汰先是按是字疑有訛脱則精兵未得其利而罷兵先為患矣況於府衛前世之遺法書傳之軼事以言則可而何以行之其不為笑者幾希故此三利者皆今世之所不得為也所不得為無以救患又加二弊焉嗟夫天下之事非有異術也行之欲堅持之欲久欲無所沮撓而中廢耳然則天下之大

體又將有在府衛之外者两何敢言之此故未易出也

歴代制度詳説卷十一

歷代制度詳說卷十二

宋　呂祖謙　撰

馬政

制度

官名周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圉師掌教圉人

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　唐其官領以大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儀鳳中以大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閑廄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置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　廄名周庾人掌十有二閑見上　唐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

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為二廄曰祥驎曰鳳苑其後又增置飛龍廄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置八坊岐豳涇寧閑地廣千里八坊曰保樂曰甘露曰南普潤曰北普潤曰岐陽曰太平曰宜禄曰安定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牧地秦之先曰非子居犬邱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魯僖公牧於駉野衛文公之騋牝三

千漢之樓煩唐之沙苑　善養人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馬及善養息之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七十萬六千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唐王毛仲檢校内外閑廏知監牧使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莱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娩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倍數從玄宗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

隊相間如錦綉天子才之　不稱職漢征和二年制詔公孫賀重按重字疑有誤馬傷耗武備衰減　唐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穆宗時岐人叩闕訟閑廏使張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　督責唐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市馬唐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邊州率三十匹讎一遊擊將軍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

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以典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以實內廄憲宗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

假馬種與民漢武帝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後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言馬利便漢馬援好騎善别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别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有詔置於宣政殿下以為名馬式

唐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州監以源為使　馬少漢武帝自衛青圍單于後十四年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

土産　左傳韓之戰晉侯乗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

者大事必乗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乗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強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

詳說

自黄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乗馬引重致遠自此馬始

為用考之三代之制自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立國制賦之法莫不以馬為根本所以成周之法在古今最為精密然而大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士大夫固是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考當時之數所謂牧養之法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邱甸歲取馬一匹之類皆是藏之於民不待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用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亦未嘗不自畜馬此是養之於官者舉此一件事論

之便可見且如周禮說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馬謂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懿公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後其他故未及論如何便及成周全盛馬之數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所謂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言之又以當時春秋戰國言之且如鄭西宫之亂子國為盜所殺子產以車十七乘出討賊子產當時謂之百乘之家若是徵求馬於郊野之間盜賊猝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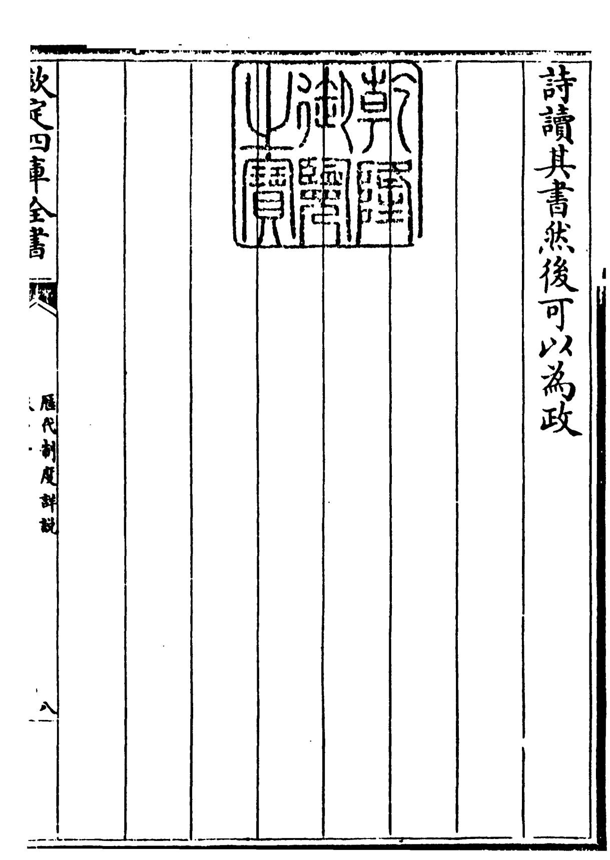
如何便得集所謂十七乘之馬乃是育之於家者以此數事論之三代馬政時固有在官者亦有在民者數之多者在民平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憂當時法度最為詳備到漢所謂三十六苑之馬亦是官司所養之馬若是其他郡國民間養馬雖多亦是養之於民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可見到後周隋唐之間府兵之制天子閑廐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初未嘗給馬不過給

之以錢使府兵自買馬若是不足衆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之遺法在到後來府兵之法漸壞府兵貧不足以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這是制度壞如此且以唐言之當時所謂在官在私之馬多少匹數與三代不相類故唐自張萬歲領監牧馬至於四十餘萬匹之多當時芻秣之費地牧之廣豈無所妨在官在私却與三代之馬不相似若是論之馬數最多無如後魏後魏馬數至二百餘萬匹前魏未有如此之盛後魏亦

未有如此之多自此以後隋唐間雖習熟見聞以馬多為盛他亦未嘗攷習俗風土之所宜蓋拓跋當時在二者之間起自北方北方騎秣便是內地耕桑內地人人耕桑北方人人騎秣當時有二百餘萬匹馬亦不足怪自是常理自孝文遷都變易舊俗馬政便不得似當時多江淮之馬不過十萬匹如唐養馬多亦是不知當時後魏之意宋朝馬政自太宗講求精微當時委郡牧司自春放至秋歸馬之出入莫不有法到後來熙豐間曾

孝寛領縣牧奉行王荆公意於是罷郡牧吏不過欲區區小利自出賣自此京師之馬更不出牧終歲在槽櫪之間自此馬始衰戎備益損芻秣之費益增矣蓋當時不曾攷本末却欲舉保馬户馬之法只為讀周禮不詳亦要知周禮之井牧然而事有先後未有如漢唐之制却要用周井牧之馬當時大為民害百姓自此彫獘蓋井地不均兼并者衆什一之制未行受田之制未定獨舉養馬之制豈不重困以此知學者當考究本末誦其

詩讀其書然後可以為政



歷代制度詳說卷十二